**五根门随一不具足，则不成出家律仪之器。并且胜解和恭敬的所依——佛的色像等遇见，闻思的境——善说法宝看书、听闻等的缘分不具足故，是不堪为正法之器。**

心要提示：

注意从起点上比较根具功能与否在修法上的极大差别，由此认识到根功能圆满的涵义。

这一段祖师以最低化抉择，让我们明白根缺不堪为正法之器，这又透过佛法僧三要点来说。

如果五根里面有一个不具足，譬如眼瞎、耳聋、身残、意呆等，就不作为出家受律仪的根器，不能入僧数，这样就没办法在道上发展，不是根器的缘故。就像车子有问题，无法在大道上行驶，也因此不可能逐步前进，越过一山又一山，穿过一桥又一桥，而到达目的地。

再者就佛宝而言，假使是瞎子就见不到佛像，而佛像代表佛，是发生胜解和恭敬的所依。众生见了佛像马上能引起心中的善根，他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伟大的导师，不可思议，之后就会起胜解和恭敬，以佛为师，从此会开启他的正法修行之路。如果佛像都没见过，那就很可怜，没有因缘是难以出胜解和恭敬的，所以学法一开始要用相来引就是这个道理。就像《法华经》说的，当众生见到塔庙，一称“南无佛”，或者一个小低头、小礼拜、小供养等等，就已经种下了成佛的因而必将成佛，可见相的表示力量有多大。“所依”表示它是住持三宝，透过相来引众生的善根，引发佛性的觉悟，之后会开启法上的运作回归自性本元。但是，如果连佛像都看不到，那缘分就不具足，在法上面一点都不能趣进。

再说，闻思的境缘就是善说法宝，“善说”指佛语，“宝”就是特别珍贵、稀有、有力用等等，法宝能有效地指示解脱和成佛之路。教法在指示修行的途径，而修行的途径就是怎样去掉颠倒心，恢复本来，怎样发展佛性中的无边善根，怎样回归法界等等，都要透过善说的法宝来作指示。所以把法宝譬喻为地图，它是一切行进道路的指示。或者它是指月的标，能够标出性天朗月，也就是自身的本性等等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

如果根缺了，就不能看经书、听讲解等等，这样没有闻思的机缘，就出现不了定解，定解没出来，就不能肯定要这么走，因此，在佛法的道路上一步也没办法行进。“等”字还包括身根有残障，没办法礼拜、结印、合掌、打座等等，意根有残障就不能理解，当然更没办法在这上面发展思维、抉择、观照等等。像这样，以学法的缘分不具足，他就不是修法的根器。就像一辆车子轮胎坏了或者引擎坏了，最根本的功能上出了问题，那这个车子就没办法开，这就叫做它不是运载或者行驶的器具。

反面能够透出，我六根健全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具足，堪为出家律仪之器。而且，眼明、耳聪、心灵、身健等等，这样我修行是非常有力量、有缘分的。看书、听法、思维、礼拜，遇见诸佛圣像，持诵咒语佛号，结印，打座等等，都能无障碍运行，真是一辆极好的“修行跑车”。这样就能了解修法根功德圆满的内涵。

通过极点抉择，可以看出根缺和根具有天壤之别。根缺就像残废人，一步也走不了，根具可以畅通无阻地前进。前者表现出完全无能，完全被挡在门外，后者表现为可以随意进入，日日夜夜不断在上面行进。根缺就像没有入场券，五根缺一就不能出家受戒，之后对于解脱道只能远远地看着，根本没办法迈进。或者六根有残缺，那在闻思修、与三宝结缘，产生胜解、恭敬，由此修道等方面，都是寸步难行。

根缺和根具的强烈对比是：根缺做一点都不可能，譬如盲人一个字也看不到，从生至死对此绝缘；而眼根具，从生至死可以随意运用眼根，什么都能看。或者对聋子来说，一句法也听不到；而对于耳聪者来说，从始至终可以无碍地听受法义。对于呆子来说，一句法也理解不了；对于意根灵敏者而言，从人天乘一直到无上佛乘之间，对无量法义都能展开思维、抉择，获得定解，开启解慧等等，乃至最终发生彻证彻悟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或者对于身根残缺者来说，没办法结印、礼拜等等；而对于身根具足者来说，十万个手印都可以结，无数个大礼拜都可以行，一天八座都可以打。

像这样，根具者在道的行进上有非常优越的条件，真正是天之骄子，是世上功能最强的修法飞车，而根缺者就被挡在门外，他由于过去的业障，得不到修法的入场券。这么看来就要知道，根具叫做“修法的根功德圆满”，或者工具极其圆满。要像这样从最低化、起点化上面获得定解。

**所谓业颠倒，即是对于生为猎人、妓女等的种姓而从小入于业颠倒的道者而称呼的。然实际上，凡是三门与法相违的所作所行，是入业颠倒故，如此是先未生起，而后容易生起，故对于自相续不违正法需要励行。**

心要提示：

注意因位观察行为机制的颠倒和行为习性的颠倒。

这部分要透过行业颠倒和为法颠倒两部分来观察抉择，从而认定自身是否具有意乐圆满的条件，以及如何纠正，日常中应当注意什么。

尊者首先说到，所谓业颠倒，是对于身为猎人、妓女等种姓，从小就入在业颠倒道里的人称呼的。这是大致按照古印度或古藏地等的情形来说的。以印度来说，种姓很稳定，生在哪一家就做那种行业，这种叫做“行业颠倒”。

这里关键要注意“从小”两字。小少串习如天成，生在猎人家庭里，从小就学会打猎，这个邪意乐不断串习，成年后就会秉性坚固，由于他的意乐是喜爱残杀，所以与法不相顺。之后形成了很强的等流，他就不断地做违背法的事，没办法纠正过来。又譬如生为妓女种姓，母亲是妓女，女儿也成妓女。由于从小耳濡目染风月之事，心灵就不断受染污，等积到一定程度，邪性坚固，就没办法转入正道。“等”字还包括父亲是老贼，儿子是小贼，从小就学怎么偷，一直在这上面串习，结果邪性难改。可见习性串习到一定程度就没办法转移，这时根本不能入道，这种就叫做意乐上残缺。

这里要古为今用，尊者的指示是说，从小串习颠倒意乐，形成坚固的等流就没办法逆转，因此暂时来看，意乐是非常有障碍的，与道背道而驰。比如一个人几十岁才来学道，一生串习成的颠倒业习非常难改，意乐上不太圆满，甚至相当有问题。结合当今时代来说，“从小”两字就要想到从小受了邪教育，熏成一些颠倒的知见、意乐等，结果处处成为入道的障碍。

譬如享乐主义很盛，认为应该享受，他的意乐是求取所谓高品味的现代生活、特别多的五欲享受，这就跟入道的少欲知足完全相违。由于他的意乐倾向于要多欲，把生活搞得多么好，执持这种邪的知见，三乘圣道中的出离之道就没办法进入。他的心不断被贪欲席卷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贪婪当中，而他却毫不自知，就是因为意乐偏了。像这样就形成很大障碍，根本没办法修道。就本法来说，没办法进入外前行的修法。现在很多人都处在自欺状态，认为我只修高法，基础法不需要。其实他是意乐颠倒了，连基本的崇尚少欲的善意乐也没有。

或者崇尚自由主义。从小受到媒体的熏染，认为可以自由、任性、任意施展、表现，按自己的意愿去做，这些跟因果法则完全相违。因果法则是决定的理，一切处都要顺着善恶法则来做，凡是善的就能做，凡是恶的就不做。所谓利他是善，自私是恶，必须熏好这个原则，对于忠孝仁义等基本世间善崇尚，才可能入正道。而当今社会不是这样，宣传张扬自我，怎么有个性、能显示就怎么做，做出各种荒诞的、与法相背的行为。这样串习成性以后，就很难跟佛法相应。

很多人并不崇尚善，而是崇尚知识、能力、自我表现或者标新立异等等，这种东西熏多了，就形成一种颠倒的秉性。

这里的“业颠倒”关键落在意乐上，因为业行的根本是意乐，是意乐推动自己去做的。媒体作为邪师处处教唆这种意乐，自心又没有观照缘起的深刻智慧，这样，听任很表面的、诱惑性的言论，自心就中毒了。经过长期熏染，一直这样运行，形成了秉性，就很难救了。所以今天做教化的事相当困难，很多人虽然入了佛门，但由于从小受邪熏，十几年接受世间教育，后来进入社会，经过各种自染染他等等，形成了很多邪的意乐、想法，每一个都障碍法道。

比如，本来名言中有尊卑、伦理，但串习了自由、平等这些看似合理实际颠倒的想法后，就感觉师徒之间没有上下级别，一味地要求自由意志，这样就违背了法道。由于不尊师、不重法的缘故，任何法都没办法纳入。或者以自我为中心，谁都要随顺我，我得到了表现才有意义等等。这就跟舍己为人，或者谦让、孝悌、忠厚等等完全相违，连世间善道都不能入。像这些都是由于受了邪熏，自心时时入到业颠倒的道，也就是与安乐法则相违的道，与天理缘起相违的道里面去了。所以对于这一条，要针对时代做新的诠释。

现在还有一种娱乐化的种姓倾向，是特别大的学法障碍，就是找感觉。影视、电子游戏、各种竞技等等都在提供感觉，刺激人的感官，所以很多人是一种顺世外道的见，认为有感觉就好，没感觉就不要。但是，暂时因缘聚合产生的感觉属于现世范畴，是一种当前的感官乐受，把这个定义为意义，就与圣道大相径庭了。

如今末法时期，一个人从小这样熏习，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业颠倒的种姓。他的运行规则是：有感受我就要，没感受我不要。这样的话连后世都不会去想。如果严格地用法的尺度去考量，这就是外道见，而且是很低的外道见，称为“娱乐外道”或者“找感觉外道”，与圣教完全相违。圣教需要皈依，它的缘起法则建立在非常深远、亘古不变的铁律上面。只有以理对这个深信以后，才开始去寻求，尽形寿守持它，一言一行遵循它，他会有一种不变的准则。

而娱乐外道的倾向，是有感觉就要，没感觉可以扔，也就是建立乐受为意义，建立感觉为意义，这样的话，世间伦理以上，各种世出世间的圣道规则，这些根本的东西就被他摧破了。譬如家庭方面，由于崇尚爱情、情趣，而不重伦理，就不晓得要守住德性才有做人的根本，结果很多家庭都摧跨了。在依师学道方面也是重视感觉，感觉好就要，感觉不好就不要，不重人的德性，这样会很快舍弃老师。或者他会追求感官上的刺激，觉得圣教是古古旧旧的一套，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大义，所以皈依发不起，业果就更加免谈。他不知道这里有一个不变的因果律，必须念念遵循，否则无法脱离恶趣。

像这样，人心已经成了业颠倒的状况。业的根源是意乐，这个意乐就变成了要感觉，什么感觉有趣、刺激我就要，认为这样就有意义。但是感觉是泡沫，一刹那就没了，下次又要制造新的感觉。他以感觉为意义就不可能有皈依，不可能有因果的胜解信，以及在善上的操守，结果人心就没办法入道，成了无暇之人。

总的要知道，这里的“业颠倒”就是行为模式的颠倒、运作机制的颠倒。运作机制的后面是意乐，也就是一种现代的自由意志，或者各种思想背景下的意志，是这种力量驱使人心在非法道上走。由于它的惯性太强、等流力太强，就跟法道背道而驰。从他内在的运作机制和走向上看，一直在非法上走，所以叫做无暇。

我们对它的认定，不能停留在古西藏时的状况。古西藏的社会环境非常单纯，说到“业颠倒”，只需要提到猎人、妓女或者小偷等的种姓，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。如果光是这么讲，就会认为我们都不属于业颠倒者。实际上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什么原因呢？“从小”二字表示我们从小受到邪的熏染。由于各种世间学说、立论都在非法方面引导，而且媒体大面积、高密度地轰炸，从小就习惯那种颠倒的行为模式，内在养成了很牢固的行动机制。由这种机制的驱使，就只会入在颠倒道里，这就叫做当今时代的业颠倒相。

在这一点上要非常仔细地观察，才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，才知道是什么吞噬了我们修法的时机，是内在一种什么样的障难控制自心没办法转入法道。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应当深思，要看到其中的问题。

**然实际上，凡是三门与法相违的所作所行，是入业颠倒故，如此是先未生起，而后容易生起，故对于自相续不违正法需要励行。**

心要提示：

在细分上观察，由于以往内心受邪法熏染，已经建立了无数行为颠倒的机制及习性，时时可能遇内外缘而现行，落入无暇。因此，须努力做到自相续与正法不相违。

这一段是尊者在指示微细之处。凡是身口意三门跟法道相违的行为，全部落入错误的行为机制、模式和运作当中。

法道是纯正的路，是顺合天理、顺合缘起律的路，必须要按这样走。从粗分的十善业道开始，逐步进入细分的四谛道，再是六度道，最后是本性之道，全部都要顺合缘起、顺合天理来做。但是现代人受的邪熏染过多，自由意志特别强，他习惯运用颠倒识，运用无始以来的错乱习气，这个坚固成性就成了入法的障碍，三门的做法都跟法道相违，堵住入正法的路了。

譬如享乐论过强就堵住了出离，不能一心解决生死问题，所作的因都是爱染、贪执，多数是堕入恶趣的，少数也只是在人天里面求点福报等等，再没别的。或者，如果持“找感觉主义”，整天寻求感觉，一直处在飘忽不定，没有皈依的状态里。这时候心无法落在理智之道中，无法住在为道的誓愿中，连一分道的内涵也没有。这种人一点操守也没有，连人伦之道都守不住，根本没规则。

或者自我意识过于强盛，处处以我为主，那善就根本无法开发。他处处都要显耀自己，要得到一个位置、地位等，否则绝对不干，或者马上起烦恼，跟无我、谦卑、利他等等完全相违，也就无法转入法道当中。或者凭着自我设想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我有一个思路、一个创意、一个想法，为了突出它要怎么样等等。这样的话，时时处在虚妄分别识的运作当中，根本认识不到真理大道。他无法遵守法则，无法继承传统，一直在小分别心的运作当中，这就很难入道。或者知识化的倾向很重，一直在分别心的伎俩，以及口头谈说上驰骋，并以此为荣。这就没办法顺着古圣先贤的轨道，在自心上一点一点地效仿。这方方面面的机制使得三门一直飘在外面，做一些无意义或者违背法的行为，入了非法运作的轨道，这就叫做业颠倒，导致当代人很难真正进入法的修持当中。

一个为法的人要有皈依、有志愿，要以法为操守、为原则，任何处都是依法的，这才可能顺着菩提道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上走，才能够升华。人不能随顺自己的意识，就像《四十二章经》所说：“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”因为凡夫是从清净法界里沦落下来的，他最大的行为驱动力是无明，又分成业果愚和真实义愚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不经过法道的纠正，人就没办法升华、回归、转凡成圣。

现在学习大圆满龙钦心髓，从前行到正行极其完备、能够迅速回归法界的妙道，如果陷在业颠倒中不能回转的话，那实在是很可惜。也就是内在还是顺着颠倒的机制走，成了非常大的障碍。因此尊者教导我们，即使现在没有生起，后面也很容易生起。

我们是凡夫，尤其当今时代的人，在世间几十年熏习邪观念，养成了很多错乱冲动，动不动就会发作。他处处表现出现代意志，表现出非常强的自私、随意、任性，或者按照自己设想的一套去认定、去做，而且没有法的机制切入人心，这时就会发生业行的颠倒。很多人在修行过程中出问题，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机车里装了很多邪机制。虽然暂时在法的道路上运行，但没走多久就抛锚了，或者翻车、坠崖，跑到歧途里等等，因为内在的邪机制没有被摧破，所以常常容易发作。而且，他的叛逆性、随意性非常强，这些都是过去熏在识田里的习性、错乱性所造成的影响，这些就叫做人身上的业行颠倒机制，这是对于当代业颠倒的诠释。

这里要把握因位细分的状态。业颠倒就因位而言，是行为机制的颠倒、行为习性的颠倒；就观念的熏习而言，往往会造成机制的颠倒；就串习力而言，就造成了习性的颠倒。这些埋藏在我们心里，有无量无数那么多。如果它出现的时候没有防范住，那就入了业颠倒的道。由于颠倒与法道相反，所以这些状态全部落入无暇。而且，一念间没防犯住就会被卷进去，几小时、几天、几月甚至几年，都处在无暇状态中。无暇状态就是修法是零，而非法上面是百分之百。所以从细分上观察，时时都要努力做到自己的身心跟法道不相违，这样才真正安住在法道里，属于有暇状态。

如果细分上不注意把握，就很容易随过去的习性、机制的冲动而转。由于不具备忆念、正知的检查力，又没有很深刻的胜解信左右自己的心，那就时时都会随着业力的犯起、习性的冲动，而卷入非法的道里，这就叫做“业行颠倒”。由于因位上有机制和习性的颠倒，果位上马上就会出来，之后就被带走了。这样的话，时时都可能处在无暇状态。

这里一定要懂得祖师说的两个理由：一、凡是三门跟法相违的作为，全部叫做业行颠倒；二、自己心里的习性是很重的，所以时时都可能出现，即使前面没出现，后面也容易出现。为了使自己不落入无暇状态，应当时时警惕、策励，不让自己的身心跟法相违，这叫做暇满上的细分控制。一定要这样做，才可能争取到圆满的修法人身。否则，大把大把的时间全部浪费在非法状态里，都是往恶趣和生死的方向走。

下面要从业行颠倒的抉择，回到“意乐殊胜圆满”这个题目上，而且要比较具足圆满意乐和不具足之间的悬殊差异。譬如一个学生对物理有意乐，这个意乐驱使着他在物理方面不断学习、钻研、实验等等，使得他在物理领域里发起无数行为，这样他就有这方面的无数因缘，决定他将成为一名献身物理的人。意乐的门一打开，行为就发出来了。而另一个学生对物理学没有意乐，那他根本就不入门，他行为的重点就不在物理学的学习、研究、实验等上面。但他从小喜欢经商，以这个意乐驱使，他将来就会在商场上奔波一世。像这样，意乐决定了行为，它是先导。

放在修作佛法上看，善意乐最重要，因此晋美朗巴祖师说“于善胜解”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崇尚善，以善为第一。有了这样的心以后就要知道，五乘正法都建立在善上，以善为所依，只不过配合不同的见地行持善。有了善以后，心就一直缘着善去了。一切法的心要就是善，这样他会昼夜在善上面努力。他会从人天善发展到小乘善、大乘善、离相善等等，逐步回到自心的本善。可见，对于善有意乐，才能入到正法的修行里面。如果人心不善，那连一点法的行为也不会出现。

譬如儒道，如果对于孝悌忠信等有崇尚的心，那他一生一世都会在儒道上实践，他会做成一个正人君子、一个世间圣贤。就佛道来说，一定要对三士道有一种崇仰、坚信、胜解的心，才会驱使他献身于正道。譬如有下士的意乐，一心修持来世义利，遇到什么都想着尽量多行善，来培植往后人天身的根基，这样逐渐得到善趣的果。或者他要成就出世间果位，一心修持出世间善，也就是他以无我为根本，时时不要有我，之后去掉私我的贪著，一心修持戒定慧，趣向截断轮回之流的寂静界。这就是声闻缘觉的善，也是共中士道的善，以此会引向解脱，日日夜夜发起解脱道上的行为。再者，大乘菩提心的善，它是万善之王，也就是他发起了极广大的善心，为了利乐一切父母有情，断掉他们身上所有三界六道里的苦果和习气，安置在不住两边的正等觉果位，是如此大的善心。他崇尚菩萨道，崇尚大的善心，这种胜解会引着他在大乘道上发展。之后入于金刚乘或者禅宗的道，就要相信自己心的本性本来是佛，一切善本来具足，不加任何分别识的染著，完全是顺乎本性的善，这样就回归自性了。

像这样，具足很殊胜的对于善的意乐，之后就会一心献身法道，这就使得人身成了百分之百的具法人身。以这种强大意乐的导向力，使得他的心分分秒秒都在法行上走。他真正成了一名“士”，成了一名为道献身的人，以道为第一，就会有噶当四依中的“心依于法”，成了一名法道上的行者，这都是由意乐的驱使而出现的。而不具足善意乐的人，他的心不崇尚善、不趣向善，对于善没有欣求的力量，这样就全部落在善外面去了。心一旦行持邪行，就与法道背道而驰，这样一生一世都在邪法里转，非常可怜，一点实义也没有。要像这样了解。如今我们内在对于善有一种胜解或者崇仰、崇尚的心，这就是具足意乐的圆满。

思考题：

1、从最低化、起点化上比较，根缺与根具在修法上有什么差别？

2、业颠倒中：

（1）尊者讲的业颠倒指哪些情况？为何障碍入法道？

（2）当今时代业颠倒的情况有哪些？为何障碍入法道？

（3）反省自身是否有行为机制和行为习性的颠倒，如果有，是从小熏习什么颠倒意乐造成的？它是怎么障碍自己入法道的？

（4）在细分上观察，什么是有暇，什么是无暇。

（5）我们为什么容易落入无暇？应如何防护？

（6）从正反面观察，为什么在修行佛法上善意乐最重要？